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萬花樓 第二十五回 設機謀智拿虎將 盜雲帕巧伏英雄

當晚張文一路進內，萬分喜悅，到了中堂，果見一位金甲將軍，坐於妻子左側，丫環侍立兩旁，當中老太太一同舉杯。又聞妻子道：“兄弟再飲數杯酒，包你姐夫會回來的。”言未了，張文進來，言道：“待我來陪伴一杯可否？”金鸞登時站起，呼道：“相公，我家兄弟在此。”狄青見姐姐起位，也站起來，抬頭一觀，呼聲：“姐夫。”太太也道：“賢婿，我兒到此。”張文喜道：“岳母呵，你今眉鎖得遇輪匙了，真乃可喜。”郎舅二人，殷勤見禮，對面坐下，丫環又添上杯筷，重新吃酒。飲了數杯，張文又問起狄青別後之事，狄青將前後事情一一告訴。張文聽罷，大喜道：“不料兄弟少年英雄，早取高官，人所難及。”又問狄青道：“你在前途，可曾遇有刺客否？”狄青道：“我前途並未逢什麼刺客，姐夫何出此言？”張文道：“如此，還算你造化，險些兒一命送於烏有了。”當時老太太母女聞言大驚，狄青道：“是什麼人行刺，你何以得知？”張文聽了冷笑道：“都是龐賊起了風波，致書馬總兵，要將你的性命結果，故差飛山虎在途等候。”狄青道：“我在途十多天，並未遇見什麼刺客，如今姐夫既知刺客，在那方埋伏？”張文道：“你出關後，可曾發一箭麼？”狄青道：“途中果見烏雲當頭，或上或下，不知何物，故發箭一枝。這團烏雲，猶如鷹鳥飛去，到底不知什麼東西，正在狐疑。”張文冷笑道：“你有所不知，此段烏雲乃是馬總兵手下的參將，姓劉名慶，渾號飛山虎，曾遇異人傳授席雲之技，來去如飛，算得絕技。方才劉慶對吾說知，身駕烏雲，要來行刺，不知何故，你頭盔上兩道紅光衝起，大刀不能砍下。又說反被你一箭傷了左腿，如今打聽得你進我家中，叫我灌醉你，待他來取首級。事成之後，許復我前程。當時他說狄王親，我不知何等之人，豈料竟是舅弟！”狄青聽罷，大怒，母女亦深恨奸臣惡毒。老太太道：“這玉鴛鴦原是一件寶貝，若非姑娘好意，將此物配於盔上，早已身赴黃泉了。”狄青道：“姐夫，這奸臣如此惡毒，數番計害。待飛山虎來，小弟有寶劍先結果此人，後回關斬馬總兵，他也是一班奸臣黨羽。”張文道：“賢弟且慢，休得動惱，這飛山虎雖有行刺之心，乃是希圖官高爵顯之故。此人秉性堅剛，最有膽智，雖人非出眾超群，也算得一員英雄上將，只可用計將他降伏，不可傷其性命。”狄青道：“倘或不肯服我，便當如何？”張文道：“不妨，他平日與我相交，不啻同胞之誼，吾說話無有不從。須用如此如此計較誘引他落在圈中，還慢他不降服麼？”狄青聽了喜道：“姐夫真乃妙算！”孟氏母女，也覺欣然。

當時母子四人，酒已不用，金鸞命丫環收拾去了。張文將狄青藏在前樓閣中安睡。若論張文曾作過武官，所以正室寬大，就是廳堂書齋樓閣，內外都是幽雅潔淨，不染塵俗之氣。不比庸俗酒肆，灶旁是床帳，堂中是堆柴之所。當下張文秉燭，命丫環將方才餘饌搬出堂中，兩雙杯筷，一壺冷酒。這是張文的設施，只因要收服這劉慶，故設此圈套，只言與狄青二人一同對飲，酒未完而狄青已先醉了。又喚醒酒保，吩咐道：“少停劉老爺來時，不可說出狄老爺是我郎舅至親，不要先去睡，猶恐要你相幫之處。”酒保應諾。

張文即開了門，提了火把，來至街中。一見這飛山虎，只言狄青差已沉沉睡去，如今睡於後樓中了。劉慶聞言，心頭大悅，呼道：“張老爺，既然狄青差被你灌醉，待我前往賞他一刀，你的前程即可起復了。”張文道：“劉老爺，且慢慢的，倘或被你得知了，你我不是他的對手，如何是好？”劉慶冷笑道：“張老爺，不是我誇口，只一刀，管送他性命，若再復刀，不為好漢了。”張文道：“既如此，與你同往便了。”

二人進了店中，將門閉上，引劉慶至方才擺列酒饌之所，呼酒保收拾杯筷殘羹，吩咐再取幾品好饌，上品美酒，說：“吃個爽快，再下手不遲。”飛山虎等至三更，腹中饑乏了，況是好酒之徒，心中大悅道：“張老爺之言有理，果是肺腑兄弟，說得吃酒二字，是我意中所喜。但一到你家，便吃酒叨擾，小弟有些過意不去。”張文道：“劉老爺，你若說此言，便不是知交了。”劉慶喜道：“足見厚情，但方才收拾的餘饌，可是狄青差食殘餘的麼？”張文說是。當有酒保排開幾品佳饌，一大壺雙燒美酒，備辦的如此快捷，皆因店中尚有餘多，二人對坐，你一杯，我一盞，張文是有心算他，酒多虛飲。飛山虎一見酒，便大飲大喝，頃刻一連飲了三大瓶。張文加倍殷勤，不一刻時間，飛山虎吃得醺醺大醉，心內糊塗，喃喃胡說，睡於長板凳上，呼呼鼻息如雷。張文連呼不覺，即喚酒保取到麻繩，將他緊緊捆牢了。張文自言自語道：“劉參將的本領，我卻不怕，只防他一個席雲帕厲害，不免搜出來便了。”言下即解脫衣襟，內有軟布囊一個，裹著席雲帕子，即忙取了，腰間一把尖刀，也拿下來，一一收拾停當，然後加了一道麻繩綁著，猶恐他力掙得脫，便拿了尖刀帕子，回到後樓中，對狄青說知。狄青接過尖刀，怒氣衝衝，說：“可惱這夥奸臣，必要害我一命，我卻不怪劉慶，他不過奉命而來。只有龐洪、孫秀這兩虎狼，行此毒計，今生不報復此仇，枉稱英雄了！”將尖刀撩於地下，又將席雲帕拿起一看，道：“姐夫，此物取他何用？”張文道：“吾弟有所不知，飛山虎的一生本領，全仗此帕來去如飛，今夜盜了他的，就不是飛山虎了，且待他醒來降服他，然後送還。”狄青笑道：“果然算無遺策，非我所及。”郎舅二人，言談不能盡述。

時交四鼓，四唱雞聲，飛山虎悠悠酒醒了，呵欠一聲，一伸縮，動彈不得，叫道：“那個狗囊，將我細綁了！”用力一掙，身軀一扭，掙扎不脫，便高聲：“那個狗奴才，將我細綁，還不松脫我麼？”旁邊酒保笑道：“劉老爺那個教你貪杯，吃得昏迷不醒的。那狄王親是我們老爺的親舅子，我們老爺是他親姐夫，你今落在他圈套中，只怕今夜要一命嗚呼了。”劉慶聽了，怒目圓睜，大罵張文。郎舅二人同跑至外廂，張文撫掌笑道：“劉老爺為何如此？”劉慶罵不絕口：“我與你平素厚交，不異同胞，何以哄騙我來，將我細綁了，莫非欲陷害我性命麼？”張文道：“非也，劉老爺，休得心煩，這狄青差原與小弟郎舅之親，他是當今太後嫡侄，貴比玉葉金枝。況他奉旨解送征衣，身擔王命，職任非輕，你今害了他性命，一則狄門香煙斷送了，二來征衣重任何人擔當？即你害了他，聖上追究起來，太後娘娘怎肯乾休，即龐太師也難逃脫。你與馬總兵難道脫得乾系麼？”劉慶道：“張文，既有此言，何不明說？將我弄醉，細綁身子，是何理說？”張文道：“我不下此手，諒你不依，活活一位狄王親，豈不死在你尖刀之下麼？”狄青又喚道：“劉參將，你既食君之祿，須要忠君之事，不應該聽信馬應龍的惡意要傷害於我。況我與你平素非冤非仇，並無瓜葛，你今夜依著奸臣，害我一命，天網恢恢，奸黨有惡貫滿盈之日，臭名揚播，千秋難洗。即龐洪作奸為惡，我也深知，他日還朝，定不姑饒，必要剷除奸黨，肅正朝綱，即馬總兵也難脫斧鉞。你莫怨別人，要怨那大奸大惡之徒。”張文又呼道：“劉老爺，你與我相交已久，何殊兄弟。但你立心不正，妄思圖害狄差，即殺你不為過。惟念昔日交情，不忍加誅，勸狄王親收錄麾下，隨往邊關，倘得立功，何難封爵。你原乃一位烈烈英雄，何必依奸附勢，受奸人牽制？不見古今來作奸犯科，難得善果，若聽愚言，便是你知機之處。”飛山虎聽了，想道：已入圈套，況他郎舅串通，將我細綁，不依他也不能。狄青是太後嫡侄，官高勢重，年少英雄，雖太師身為國丈，焉能及得此人？況太師為奸作惡，立心不善，張文之言，果也不差，後來必無善報，莫若聽他之言，隨狄差到三關，倘若得立戰功，豈不強於在此為副性武員？想罷，便道：“張老爺有此美意，何不同我商量？”張文笑道：“劉老爺，若不如此，你未必肯丟此參將。”狄青又笑道：“可惜你乃堂堂七尺之軀，不與國家效力，反附和奸臣，欺天害理，真乃愚人了。”飛山虎呼道：“王親大人，原是小將差了。”張文又呼道：“劉老爺，如今果願隨從我家舅子否？”劉慶道：“固欲與狄王親執鞭左右，只慢馬總兵忿恨，要害我的家屬。且待我回去，搬取家眷便了。”張文聽了言道：“所見不差，接來我家中同住，未知尊意如何？”劉慶道：“張老爺若肯相容更妙，但今狄王親有王命在身，料難耽擱，請先自登程，待小將安頓了家眷，隨後而來便了。”狄青道：“你言是也。”

當時張文跑過來，將繩索輕輕解脫了。飛山虎上前見禮畢，又將懷中一摸，不覺呆了，即呼道：“張老爺，吾這席雲帕子被你收藏了，快些交還我，回關去回復馬總兵。”張文冷笑道：“若將席雲帕交還，你回去只恐不來了。”飛山虎道：“君子一言，駟馬難追，那有食言爽約之理？況乃兄弟之間，何用多疑？劉某乃愚鹵之夫，豈是奸詐之徒？”張文道：“這也不相乾，你且回去，攜了家眷來，方能還你。”飛山虎無奈，只得別了狄王親，辭過張文，向潼關而去。

話分兩頭，單表劉慶徒步而走，一日回至潼關，不覺天色已明。當日早晨，馬總兵起來升帳，坐於大堂，自言道：昨日飛山虎

一去，狄青性命定已完了。正在思量，忽見小軍報道：“啟稟大老爺，今有參將劉老爺進見。”馬總兵傳命，請他進來相見。小軍領命來到關前，請進飛山虎。

不知飛山虎怎生回復總兵，如何脫身逃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